

## 加拿大多伦多集会游行 声援三退大潮

【明慧网】2020年8月8日上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大多伦多地区的万锦市的太古广场前，举行了声援三退大潮的集会和汽车游行。在集会上发言的有：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港加联主席冯玉兰，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等。他们揭露中共的邪恶，鼓励更多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们用汽车真相展板的形式组成“真相车队”，在华人聚居的士嘉堡、万锦市及约克区的主要繁忙街道，来回巡游一个半小时。

### 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坚持

作家盛雪说：“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已经21年了，16年前《九评共产党》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理解，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不理解这件事的深远意义。”

盛雪继续说：“当全球形成一个围剿中共暴政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在形成今天这种局势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真的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当所有的中国人开始有权利去选择脱离中共邪魔的时候，当整个世界终于认识到必须要结束中共暴政的时候，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值得人们去尊敬，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心血、健康，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转机。所以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们。”

### 选择善良 远离中共

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在发言中说：“我是在二零一二年翻墙看到三退信息的，并在大纪元网上做了退党声明。当年我翻墙了解了法轮功，我更加认识了中共的邪恶，



从左至右：在集会上发言的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港加联主席冯玉兰。

作为一个人，在面对邪恶与善良的两条道路时，只能选择善良，我希望更多的人不要为了利益而去跟邪恶中共沾边。”

他说，“从中国历史看，中共的邪恶无以复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罄竹难书。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为了个人的安危，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都应该远离中共。”

### 很快看到中共灭亡的那一天

港加联主席冯玉兰在集会上发

言，赞扬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然无惧无畏地揭露中共邪恶，向民众讲清真相。她呼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见证中共灭亡的一天。她说：“三亿六千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这个是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抵抗中共的暴政集权，捍卫自由、民主、人权，无论是在加拿大、大陆、香港和世界各地，我们继续努力，希望很快一起看到中共灭亡的一天！”◇

图片  
报道

## 韩国退党游行 震撼中国城



“法轮功来了！”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韩国最大的中国城首尔大林洞一带，韩国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退党游行。许多中国人在大雨中纷纷相告，街道两旁人们驻足观看，备感震撼。◇





# 丑小丫变成了气质女生

我曾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不仅经常惹事，成绩也经常考倒数，还经常容易生病。虽说我是女孩子，但性格好斗，是唯一跟男同学打架的女生。又因为长得丑，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差生。然而，这一切都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了彻底改变。

## 因为长得丑

由于好争好斗的惹事性格，我长得也是一脸顽皮相，甚至很多人说我长得不好看，小时候家人因工作忙请了保姆帮助料理，但听说保姆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在楼下玩时都不愿和我站在一起。上小学时班里来了几位实习老师，其中有位老师做了很多漂亮的编织小装饰品送给同学，很多同学找老师要，那位老师都给，但我去要时老师说：“不给你。”我问：“为什么？他们要都给了。”老师说：“因为你长得丑。”我回到教室默默地哭了。后来班主任来到班里说：“今天真是奇了，好学生都跟实习老师跑了，上课了留在班里的都是差生。”听了这话我更伤心了。

## 人见人嫌的差生

我不但性格好争好斗，还爱出风头，经常和小朋友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是周围环境中唯一跟男同学打架的女生，邻居们大多都不愿意他们的孩子跟我玩，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差生。

我的成绩总是考倒数，这也是老师、家长及我自己特别难受而又怎么也弄不好的事，上课特别难以集中注意力，回家作业不会做，考

试题答不上来，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着，家人总在帮我报补成绩的培训班，大多是浪费时间和钱了，因为我真的学不进去，一上课大脑就自动屏蔽了，那时感觉我反应慢，很迟钝，顽固又不变通。

我不仅学习差，还经常生病，一遇到流感我总能摊上，动不动就感冒、吃药、上医院输液。我还有骗人的坏习惯，家人总说我骗人都不眨眼，说我也不知是从哪儿学的，老师、家长遇事一般都不相信我。

## 人生的根本转变

一九九六年母亲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把还在读小学的我带入了大法修炼中。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修炼后，很快地我就能约束自己不撒谎了。回顾当今社会中遇到的很多人骗人的事情，都已成常态，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人也变得真诚、坦荡，真心地给予他人帮助，遇事尽力考虑他人的感受，为他人着想。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得很强健，为家人省下了大笔的医药费。冬天时学校班里很容易有流感，当时我们寝室六人除了我都感冒了，每天室友们不停地咳嗽，擦鼻子，我与大家学习、生活在一起却没有感冒，身边同学都说，你体质太好了吧，我们都感冒了，就你怎么也不感冒。

修炼后我上课能专心听讲，向好学生的方向努力。初中开始我学习了美术，学习绘画时的一些作品在学校展出，那时有很多老师、

同学都围着看。后来又读美术高中，是美术课代表，毕业美术联考中，我考出了比平时优秀成绩还要好的成绩。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一所艺术学院，大学期间我依旧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那时在班里是专业课代表，平时乐于协助老师、帮助同学，为班级无私付出。在专业上认真、专注，完成作品时总是用高标准要求，尽量做到最好。由于我在全学院成绩排名第一，并获得了不少专业比赛奖项，成为学院里第一个获得国家一等奖学金的学生。我的一些绘画作品被编入教材，很多画作被留校收藏。从艺术学院毕业后，我到另一所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部进修。

## 丑小丫变成了气质女生

由于修炼大法给我带来的道德境界的提升，我的长相也变化很大，这也是很多大法修炼者的亲身体会，人显得很年轻，我三十岁的年龄被人看成只有十八、二十岁。记得一次下楼遇到一位看着我长大的阿姨，她与我母亲聊起来说：“单位里和你姑娘一起长大的那些孩子们就属你姑娘变化最大了，她小时候极刁蛮啊（方言）！长得极丑啊！现在极文静，看着极舒服啊！”

修炼大法使我这个丑小丫变成了气质出众的女生，以致大学时班上和其它专业的一些男同学追求我。但当时我都拒绝了，我的心思都投入在专业学习上。能够走上修炼大法的路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因为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

# 武汉市江汉区玉笋山洗脑班施药害人

【明慧网】我于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在武汉因讲真相被中共人员绑架到玉笋山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以下是我个人经历的情况，写出来，曝光邪恶的迫害。

洗脑班位于很偏僻、离市区中心很远的玉笋山，洗脑班门口挂牌是“×××之家”（具体名字忘了），门外是一片阴森恐怖的坟地。洗脑班有三层楼，二楼有八个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房间，每个房间住一个法轮功学员和两个“陪教”（由法轮功学员单位或社区派来监控法轮功学员的人，由单位或社区每月给三千元左右的工资），房间内有两个监控器、三张床，中间是法轮功学员的床。陪教的任务是不许法轮功学员炼功和出房门。房间外的走廊上有两个摄像头。

法轮功学员上午九点左右被强制洗脑（看谎言电视或被“帮教人员”强制谈话），下午被强制写所谓的感受。帮教人员将谈话内容

记录后强制学员在记录上签字。

洗脑班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用药物迫害。洗脑班见我三、四天都不转化，就用药物迫害我，他们在我的饭菜里下药。他们给我下的药可能是抑制神经的药物氯丙嗪（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用药后出现两侧太阳穴发胀、两侧太阳穴向外鼓出鸡蛋大小的包，头痛难受，两眼视力模糊不清，记忆力明显下降，思维空白，主意识不强，反应迟钝，乱说话，晚上睡觉鼾声如雷。我从洗脑班出来到现在已半年多，记忆力下降，睡眠一直不踏实，睡很短的时间就醒了。

洗脑班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用药后，出现烦躁不安，大脑难受，心脏难受，血压升高，脉搏加快，记忆力丧失，兴奋——不由自主地唱歌、手舞足蹈、见人就拉着说个没完，乱说话，让人感觉神经兮兮的，可能是吃了神经兴奋药。

被非法关在洗脑班的法轮功

学员几乎都被用了破坏神经的药。有的法轮功学员被交替使用抑制神经的药和神经兴奋药。大概两、三天用一次药，用药两、三个小时后，难受得反应出现高潮。法轮功学员在里面的非法关押时间一般是一个多月。每个法轮功学员出去前都要搞“揭批会”，还要由江汉区“六一零”头目屈申“检查合格”了才能放行。

听说十一月中旬有一百多各地迫害法轮功的人来玉笋山洗脑班“参观学习”，由姓杜的洗脑班主要负责人介绍“转化经验”。

我回家的当天中午，右侧肾胀痛，痛得腰直不起来。当天晚上七、八点钟时，左侧肾痛。第二天炼功后不适的症状消失。

我在洗脑班时，还不知被恶人用了药，回家后看到明慧网上在洗脑班被用药物迫害过的学员的文章才知道的。◇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善|恶|有|报◆

## 安徽合肥市中级法院院长 许建遭落马审查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院长许建，因为贪腐，被落马审查，其实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

许建，男，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生，安徽庐江人。合肥市各区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案子，上诉到合肥市中级法院后，全部都是维持原判，完全是走形式，作为院长的许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安徽省合肥法轮功学员黎梅，是合肥市中级法院法官，二零零八年六月，在家中被合肥市中级法院人员伙同六一零人员等绑架关押到安徽省南湖劳教所。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刘希兰和程建利，二零一四年五月在合肥被绑架，于二零一六年七月一审分别被非法判处七年、五年，两位学员提出上诉。来自北京的两为律师程海、王雅军为刘希兰和程建利做了无罪辩护，最后合肥市中级法院还是非法维持原判。◇

## 村领导：“宁可不当官， 也不挨家找你们签字”

某村的村领导人好、憨厚。十年前，他还是个普通百姓，因为他心地善良，又平易近人，村官选举时，村民们都投他的票，他意外的当选了村主任。

那时，原来的村主任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积极紧跟中共恶党及江魔头，多次恶意举报本村法轮功学员，曾经几次遭到派出所所长的斥责。可是，他不知悔改，始终对本村法轮功学员行恶。为此，村民们都嘲笑他，他也自然成了“万人恨”，最终遭到了恶报，落选。

新任的村主任善待百姓，特别善待本村法轮功学员。他得了福报，职务得到晋升。

今年六月份，邪党上头让他找本村法轮功学员在“三书”上签字，他不配合。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宁可不当官，我也不挨家找你们签字。我保护你们，你们炼你们的！”◇





## 疫情期间的 一次奇遇

【明慧网】今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乘公交车去某地。下车后，还没走多远，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就追了上来，她亲切的问候我，并热诚的挎着我的胳膊，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可是，我并不认识她，见她这么热情，我也就同样地应酬着。但心里直纳闷：在这疫情疯狂蔓延的非常时期，人们都相互拉开了距离，可她怎么与我这么亲近。

她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停下，说要和我聊聊。她说：“姐，那年咱俩分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你。我一直盼望着能再见到你，今天可算如愿了，我好想你啊！”看着她那激动的神态与那双好象熟悉而又陌生的大眼睛，我在记忆中搜寻着，一下子想起来了！

这是两年多前的事了：那天我也是路过这里，我在小区里走着时，发现一位女士极其痛苦地蹲在路边，她满脸皱纹，脸色枯黄、灰暗，身体极其瘦弱。看面相，足有八十多岁。

我走到她跟前，问她：“怎么

啦？”她的眼光暗淡、呆滞。我连续问了几次，她才仰起脸来看着我，嘴角颤动着，声音极小、微弱，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我蹲下，用耳朵贴近她的嘴，听听她说什么。我勉强听到她说的两句不连贯的话：

“我是个要死的人了，别人都害怕，都躲着我，你不怕吗？”

我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生命是宝贵的，我告诉你一个能得救的秘诀，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就会保佑你，你的身体就有转机，就会越来越好。你现在就随着我念吧。”

听我这么说，她好象有些精神了，马上就开始跟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随着念，她的脸色在起着变化，后来她自己站起来了，她可以走路了。我要送她回家时，她告诉我她的腿有劲了，还走给我看了看。

临别时，她一再谢谢我。我告诉她：“谢谢大法师父吧！”

我说：“大法师父让我们讲真相、传福音，救度有缘得救的人。今天你能听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是大法师父让我这么做的，真正救你的是大法师父。”

我们分手后，我还有些遗憾，怎么没问问她多大岁数？得了什么病？怎么病成这样？那时她看上去真象有八十多岁。

她说：“姐，当时我没有气力给你细讲。又象落水的人好不容易抓到了救命的绳子，顾不上其它的了。现在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

当时我还不到六十岁，受两种癌症的折磨，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那天，我刚刚结束一次化疗，身体极其虚弱、痛苦，我要求出院回家缓一缓。那天家里没人，我感到在家里憋得慌，就想出来透透气。出门没走多远，就支撑不住了，连家都回不去了。路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我正在为难时，遇到姐姐你救了我。对，是大法师父救了我。

你告诉我的那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每天都在诚心敬念。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只要脑子一有闲空，我就念，哪怕正在干家务活或走路，我都念。越念心里越舒服，越念心里越亮堂，越念浑身越有劲儿。我哪儿也不疼了，越念身体越健康，跟没病时一样，也不用化疗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

法轮大法太好了，这九字真言太神奇了。我住院治疗，花光了积蓄，受了那么多的罪，医院也没治好我的病，还差点死掉。如果不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哪有今天？！大法师父却不曾要过我一分钱。现在我的家人、孩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 ◇

### 1400例骗术之一：利用精神病人栽赃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之初，中共抛出的所谓“1400 死亡案例”中，有许多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下面就是一例：

马建民，河北省任丘市华北

油田居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马建民一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他肚子剖开，死在厕所。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

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上电视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一手编导“剖腹找法轮”的骗局。◇